

亡命江湖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

亡命江湖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3

内 容 提 要

武林人蔡文昌亦侠亦盗，闯荡江湖，却也正邪判然。他惩治为富不仁、鱼肉乡里的官绅恶霸，击杀多行不义的武林败类，在江湖上树敌过多。又因牵涉到秋山烟雨图的争夺，与宇内十三名高手结怨。武林各派人物，对他群起而攻，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。他亡命天涯，重修武功至艺臻化境，复出之后，与各派高手决一雌雄。九宫山上，雷鸣电闪，血肉横飞，在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搏杀中，群象授首，文昌获胜。此刻，他却视武林盟主的宝座如粪土，悄然离去。

书中描写蔡文昌和挚友方小山、黑铁塔，以及白衣龙女夏姑娘、炼狱谷的方姑娘、大家闺秀施姑娘等人的悲欢离合、恩恩怨怨，十分生动感人。既有正义与邪恶你死我活的较量，又有英雄侠客与豆蔻少女间的温情脉脉，笔挟风雷，儿女情缘，格外引人入胜。

十三 文园惨景

文昌自经过多次狠拼之后，不仅经验日丰，艺业也突飞猛进，已够跻身于高手之林了。他感到在凶险的实力相等拼斗中，举手投足间生死须臾，瞬息之差便生死立判，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由旁人出手抢救，所谓“在旁照顾”的话是靠不住的。别说旁观的人无法看出危机，即使参予激斗的人，也不敢保证能控制住瞬息间的剧变，等到危机突发，必定嫌迟而无可挽救了。所以生死存亡的机契完全是操纵在自己手中，倚赖旁人援手必定倒霉。

起初，他有点怨恨黑魅谷真，为何不助他先打发黑白两道的爪牙，却和七幻道捉迷藏置他于不顾？但再往深处想，他心中的愤懑消失了。黑魅谷真与他只有露水恩情，而且这鬼女人玩弄男人之后，必定置之死地，其中只有厉害关系，不会有情爱在内。他死了，黑魅谷真一无所损，活着，也毫无益处，用得着她出面卖命？即使是恩爱的夫妻，大限来时也各自分飞，何况是一对不正常的男女？他没有怨恨黑魅谷真的理由。

寒风凛烈，繁星满天，他策马狂奔，奔向他花了一番心

血布置好的家园。荒野中野犬长嗥，古林阴森，道上没有任何行人，夜深了。

他对今天的奇特遭遇极感满足和兴奋，心情舒畅，口中吹着口哨，吹出卖唱老柴白天在道上所唱的歌调，调子有点悲凉而落寞，但他喜欢。口哨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，远远地，已看到长安城中高楼的灯光，快到家了。

且回头表表文昌的小仆小金小银。

大雁塔下大乱后，两个小家伙鬼精灵，事先已得到文昌的吩咐，告诉他们假使发生意外，要他们火速离开自保。所以在忙乱中，两人撇开田二小姐的两个侍女，匆匆溜走暂避风头。后来，大批巡检衙门的官兵到达，四出捉拿蔡文昌和闹事的好汉。

他俩见大事不妙，赶忙取回马匹赶回文园，由小金照管文园的事，精灵的小银改穿了一身破烂，到了南郊贫民窟逐户通知所有的人，不可在这几天内到文园逗留。

小银在午后曾回文园打听主人的消息，不见主人返园，以为出了意外，便又返回府城找长安三豪设法打听。小金则跑了一趟慈恩寺，慈恩寺附近已经被官兵封锁，得不到任何消息，沮丧地返园。距文园还有里把路，便看到一群黑衣骑士包围了文园。他知道不妙，赶忙脱身溜走。但晚了些儿，文园附近一里之内，已被潜伏的黑衣人所布的伏桩封锁了，他只好躲在一个土洞中暂避风头，因为后到的一群黑衣人已散布在来路附近的林野中，退路已断。

小银连走三处秘窟，找不到长安三豪，摸索至城门已闭华灯初上，仍无着落？恢心之余，他硬着头皮走向老三踏雪



无痕荣世杰的姘头水四娘的宅第，希望在那儿可以找到踏雪无痕。

踏雪无痕有相好的女人，知道的人不多，小银是其中之一。平时，踏雪无痕不许任何人前往水四娘的香巢找他，怕传出之后引起家庭纠纷。小银心悬文昌的安危，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找接骂，触踏雪无痕的忌讳。

从西门大街中段向右有一条小街，小街东行半里地，岔山夕阴街向西折，便是通向城根的西市东面小街。这儿是移入新城的旧金城坊，是娼优杂伎的集中地，入夜时分车水马龙，是一处人欲横流的销金窟。当然啦！这儿比不上昔日的章台街，更比不上昔日的金城坊千人乡，但也足够点缀这座万载永存的历史名城。

这条小街并不小，两部双头马车亦可并肩奔驰。街尾端沿城根也有一条横街，稍窄些。这两条街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中间隔了一座大庙和两座破败没落了的大庭院。

两街之间，无形中有了不可通行的鸿沟，彼此之间界限分明，两街的客人互相之间有了默契，便知横街是下级的欢场。

小街的近东一段，灯火如昼，每一家欢场都布置得金碧辉煌，弦声歌声直透户外。近大庙一段，灯火比较幽暗些，但庭深院广，这儿是城中的大爷们藏娇的金屋，尽管屋中的女人是欢场中的尤物，但等闲客人是不敢往里乱闯的，因为她们已有了稍长期的熟客。

踏雪无痕的金屋，就是这一段小街的中间。小银只是个大孩子，但对这一带不陌生，他是城中的伸手小将军，长安

城的每一个角落他都了如指掌。

他穿一件老羊皮外袄，内穿青夹衣，缠青巾，像个小仆。他不能从街头往里走，便从大庙后一条小巷岔出。

他行色匆匆，走得甚急，小巷中行人稀少，赶快些也不怕撞到路上的行人。

他快，后面来了一个比他更快的人，这人是又高又大的巨人，裹在一件黑大氅内，跨出一步，比小银走三步差不多。

两人急急赶路，看看大汉到了身后，要从右侧越过。真巧，左面一间院子的转角暗影中，蓦然奔出一个人影，冒失地急冲而出。

小银本能地向右急闪，闪得太急，“噗”一声撞中刚超越身畔的巨人。巨人站住了，双脚像是生了根，未被撞动分毫。

“哎……”小银叫，他感到像是撞在铁壁上，身不由己，被震得右半身发麻，反弹而出，再一声“噗”，将从暗影中窜出的人撞倒了，他自己也跌在那人的身上。

那人仰面躺在地，叫了一声“哎唷”，再破口大骂：“狗娘养的！半夜三更你走得这么急，找魂么？”

小银正在火头上，一拉头巾，爬起一把套住对方的脖子，交叉勒住用膝盖顶住交叉点，骂道：“你这狗王八，你他妈像条狗从狗洞中冲出，急着去进枉死城，还怪小爷我走得急，勒死你这狗王八。”

那人双手拼命去扯脖子上的头巾，喉中嚅唔不清。

站在一旁的巨人，突然走近道：“呔！你这小兔崽子，再用劲要出人命。”

小银松了头巾，爬起道：“人善被人欺，给他一次狠教训，

他就不会在下次作威福。喂！大个儿，你他妈的骨头好硬。”

地下的人挣扎着站起，瞪了巨人一眼，不住揉着脖子，看了巨人高大如天神般的身材，将快到口边的话吓回肚中，恨恨地溜了。

巨人拍了拍粗大的腰部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碰在太爷的硬家伙上，没碰破你的头，算你他妈的走运。喂！小子，大爷有话问你。”

小银揉动仍隐隐生痛的肩膀，道：“大个儿，有屁你就放。”

“嗨！你小子的嘴也不饶人，厉害，我问你，你对这一带地方地头熟么？”

“当然熟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找人。”

“找粉头？只要你他妈的有银子，往前面小街上任何一家……”

“呸！去人娘的蛋。太爷找的是长安城大名鼎鼎的……”

“长安城大名鼎鼎的人是秦王爷，秦王爷府中美人上百，在花街柳巷里找，你昏了头。”

两人争着说话，棋逢敌手。巨人大概不愿耽误正事，一耳光抽出叫：“你他妈胡说八道……喂！你小子很精灵。”

原来小银已早有防备，挫腰旁窜，个儿小窜得快，躲过了一耳光，站在远处叫：“说了半天废话，你到底要找谁？”

“找长安三豪的另一座龟窝。”巨人大声叫。

小银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他妈的找对人了，跟我来，我正要找老三踏雪无痕，走啊！”他拔腿就跑。

原来他有他的打算。这几天长安人心惶惶，长安三豪躲

得无影无踪，他到踏雪无痕的姘头屋里找，能否进屋大成问题，说不定会被龟公虔婆们大棍子打跑哩！听巨人的口气，像是来找晦气的，闹将起来，不怕踏雪无痕不出来。

他追随文昌只有几天，但文昌并未瞒他，只有他和小金两人，知道主人文爷是大盗蔡文昌。他听文昌说过，长安城中长安三豪算是朋友，目下出了事，长安三豪怎能不管？他不敢找人传话，必须亲见长安三豪才行，如果泄漏了消息，乱子可大啦！

小银在前急奔，巨人从容跨步追跟在后，转出了小街，到了人肉市场。这一段小街灯火不太明亮，游人却多。小银个儿小，排众急走。巨人一双手伸出大擎外，叫：“跟着我，我开路。他妈的！长安城的嫖客怎么这般多？”

叫声中，大踏步抢前，双手乱拨，阻路的人跌跌撞撞向两侧倾跌，如同波开浪裂。

由于这一段小街的粉头，大多是已被大爷们所包的有主之物，无形中便罩上了一道神秘的纱幕，极少在门口倚门卖俏，所以客人心中痒痒地，都希望在门口看到里面若隐若现的芳影。天下事如果太过暴露，便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，反不如隐约可见来得神秘些。在这一带走动的人，身份都不太低，而且大多是带有仆人保镖伺候的大爷，被巨人不但拨倒，而且口中不干净，他们怎受得了？走不到十来家宅门，有人在后叫：“教训这可恶的无礼狗才，拦住他，打断他的狗腿。”

风月场本来就是是非地，一人喝打，百人应和，声势汹汹，灯光下，巨人的身影特别突出，有人叫打，登时引起了公愤，五个刚被拨开的人，奔上同声怪叫，以饿虎扑羊的姿

势扑上，抱腰勒颈拉腿一齐来。

小银就希望闹事，闹得愈大愈好，方能将踏雪无痕引出来露相。他个儿小不抢眼，看有人从后面扑上，心中暗喜向侧闪开。

巨人看嫖客人数不少，本就心里不高兴，再有人找麻烦叫打连天，立即无名火起。

五个人扑上了，手脚太差劲。

第一个家伙来得快，伸手向上跳，右手一抄，勒住了巨人的脖子。还未等到他收劲，巨人头一低，向前躬身，这家伙便身不由己，从巨人头上飞过，像是腾云驾雾，连惊叫声也来不及叫出。

第二个人好快，真妙，搂住巨人的熊腰向上抱。

第三四两人几乎同时到达，各抱住一条腿拼老命向外扳，肩膊全力向外顶。

巨人屹立如山，山是无法摇撼的，上身后扭，右肘一带，“噗”一声撞中抱腰家伙的右耳旁，抱腰的手松了。再俯身双手齐下，分别扣住两个板腿家伙的脖子，向上拉，两家伙怎能不放手？

接着右脚后踹，踹中第五名最后扑到的家伙前胸。五个人除了被掷飞的家伙落地时所发的砰然巨响外，都没有叫号的声音发出，全昏倒了。巨人丢下手中的两个死狗般的人，叫：“小子，走啊！”

“走啊！别穷叫。”小银答，跟上了。

街上一阵乱，有人大叫：“打死人了，出人命了！”

两人却排众急走，赖得理睬。前行三二十丈，小银指着

一栋大宅低声叫：“到了，就是这间群芳阁的后进，便可以找得到老三踏雪无痕荣三爷。”

五丈宽丈余高的围墙中间，是一座可容车马出入的院门，门上的雕花横额上，刻了三个大字：群芳阁。进入院门是一座设有假山池亭的花园，一条花径直抵十余丈后的一幢阁楼。这儿是一度曾红透长安城的艳姬水四娘的香巢，但近两年来，她竟然在春花之年闭门谢客，不再在王孙贵贾之中抛头露面出卖色相。

在风尘中打滚的女人，她们的下场是显而易见的，除了少数幸运儿能得到不算坏的归宿外，大多数下场够悲惨。她们既不容于大户人家的门第，又不能忘却走红欢场时的花天酒地生活，怎能嫁一个升斗小民做贤妻良母？因之，聪明的便趁年轻色盛时存几个出卖青春的私房钱，到年华老去色衰之后，找一个傻瓜做归宿安度残年。另一种更聪明的人，便买几个可怜的小女孩加以培植，作为日后的摇钱树，自己坐收渔利，逐渐变成了老鸨婆，一代代传递，无休无止。

水四娘便是后一种，但她聪明得多，在红极府城的期间，在欢场中退出，替她手下十二个姐妹捧场。这一来，群芳阁居然成了花国中大名鼎鼎的魁首。人，是最古怪的动物，得不到手的東西，求之更切，想前来找水四娘一亲芳泽的人更多，群芳阁车水马龙。

水四娘确是厌倦了卖笑生涯，不愿再周旋在生张熟魏之间，便毅然找上了踏雪无痕。同时，群芳阁中十二名以芳字排名的女孩子，不再在阁中接客，只接受出局，由风月场中的有钱大爷派轿车前来迎出。即使是长年的恩客，也只在花厅

中款待而已。有踏雪无痕在暗中照顾，那些公子大爷风流客当然不敢胡来，弄得不好，三五个小爪牙便可将胡来的不识相客人弄得灰头土脸。

长安三豪明里是府城的体面人，暗中是专在外府做案的江洋大盗，怎能不在身边培植死党？有钱可使鬼推磨，长安的三教九流全有他的朋友。踏雪无痕的相好水四娘是朵花，但这朵花扎手，除了他自己，旁的人去摘便会皮破血流。

这天，踏雪无痕确是在楼上避风头。这家伙暗中与非我人妖关系密切，是人妖在长安的得力臂膀。平时，由非我人妖的死党怪丐冯韬和神乞郎夏田出面连系，有事皆由两个老花子转达，绝不亲谒人妖免得暴露身分。上次文昌在玄坛庙废墟被擒，便是怪丐的杰作，后来也几乎被文昌认出怪丐的真面目，引起文昌的疑心。

非我人妖对文昌的期望甚高，要利用文昌在江湖散布九宫堡和无尽谷合污同流的谣言，所以在暗中相助文昌一再脱险。那次文昌提着金子找长安三豪，七幻道不期而至，非我人妖只好出面将七幻道引走，助文昌脱身。

岂知文昌脱身之后，不再找长安三豪，改头换面暗中发展，居然瞒住了地头蛇长安三豪。非我人妖以为文昌可能已经离开长安，他也走了。长安三豪没有人管束，加以长安风声日紧，他兄弟三人也就不敢活动，更不能在官府查缉极严时到外地做案，几乎断绝了财路，把文昌恨得牙痒痒地。幸而小银遇上了巨人，不然找上门来，可能小命儿难保。

小银够幸运，他告诉了巨人踏雪无痕的住处，自己溜在一旁冷眼旁观，候机找踏雪无痕通风报信。

巨人抹了抹虬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“砰”一声飞起一脚，踢开了院门，用打雷似的嗓门叫：“里面有人么？滚两个出来答话。”

院门内左厢是小客厅，右是门房的居所，院门被踢开，两个门房惶然抢出。小客厅中有两个穿青劲装外披老羊外袄的打手，半躺在靠椅上，双脚搁在火炉旁，闻声一惊，飞跃而起，挪了挪腰带上的匕首，抢出叫：“什么人？好大的狗胆，敢到这儿撒野，干什么的？”

灯光下，巨人那壮实如山的身材，大环眼神光闪闪，黑虬髯戟立，威猛地站在过道上，双手叉腰，叫：“我，黑爷爷，来找人。你们这些小兔蛋替黑爷爷传话。”

四个人吃了一惊，感到耳朵轰轰叫。一个打手略一迟疑，硬着头皮往前凑，一手按在匕首把上，道：“大个儿，你好没规矩，穷叫乱嚷，你也不打听打听……”

大个儿两步抢进，大指头几乎点在打手的鼻尖上，大环眼一翻，抢着叫：“黑爷爷早打听过了，去！找姓荣的小子出来答话。”

打手退了两步，厉声问：“你是找岔儿来的？”

“呸！别废话，你说，荣老三可在里面？”

“先说明来意。”

“说！他是否在内？”

“先说明来意。”打手坚持先要黑大汉说出来意。

“你不说？”黑大汉踏进一步厉声问。

打手倏然拔刀，摆出架势怒吼：“老四，并肩儿拾下他。”

黑大汉哈哈狂笑，再迫进一步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赶快放下

那把杀鸡刀，亮刀子吓不倒我黑爷爷，说不定你会因为亮刀子而送命。”

两名打手不听他的，同声暴喝，分左右凶猛地扑上，双刀齐出，两只大手也从刀上探进，要引黑大汉出手。

黑大汉哈哈狂笑，双手疾伸，不等两人的刀送出，已闪电似的抓住了两人在刀前的左手，喝声“趴下”！

喝声中，他向后疾退，手向下猛带。两打手身不由己向地面冲，“噗噗”两声跌了个狗吃尿。

黑大汉再向前踏进，出手捷如电闪，俯身抓起两人的腰带，一声狂笑，将人抛出院门外，举步往里走，一面叫：“没有人带路，黑爷爷打入便成，闹他个鸡飞狗走，不怕姓荣的小辈不出来。”

他掠过花径，踏上群芳阁的台阶。阁中大厅灯火明亮，但没有客人，姑娘们都应召在外不在家，只有一些使女仆妇在照料。大厅之后是内堂，有雕花扶梯直达华丽的阁楼，华灯高照，照亮了各处锦绣装饰，暗香在每一角流动，形成了另一个美妙的小天地。

院门发生吵闹，大厅的老小女人怎能不知？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厅门已出现了黑凛凛的巨人，七名老少女人，惊得尖叫着奔入大厅。

“哪儿走？叫姓荣的小辈滚出来。”黑大汉抢入大厅叫。

内堂突然出现一个俏丽的身影，高髻盘龙，珠翠满头，远山眉，凤眼，桃腮薄施脂粉，右颊旁长了一颗美人痣。上身披了狐裘，下面是曳地水湖底绣小梅枝长裙。香风徐荡，灯光下看去俏丽出群。看年纪，约有十七八，轻盈地移出口，

见了黑大汉讶然失惊。随即神情一懈，如花粉颊泛起了笑容，娇声发话：“乱什么？好没规矩，快给这位爷奉上香茗。”

七名老少女人被她喝住了，站在那儿发抖。

黑大汉在厅中站住了，也似乎被少女的镇静神态所困惑，反而不敢粗野，咧着大嘴道：“免了。小姐儿，去叫荣老三下来。”

俏妞儿粲然一笑，盈盈赧赧行礼，问：“请问爷台贵姓？贱妾芳琴……”

“住口！谁管你叫什么芳？去，叫荣老三下来说话。”

“三爷这两天心中烦恼，不见外客。”

“他烦恼是他的事，他必须下来见我。”

芳琴已看出黑大汉来意不善，竟想用温柔手段遣走这个煞神般的大个儿，轻盈地走近，笑脸如花，娇媚地笑道：“大爷请稍坐，如果有事……”她伸手去挽黑大汉。

黑大汉并未被阵阵幽香和妞儿的娇笑所动，一把扣住她伸来的手，另一手劈胸抓住她的胸衣，提小鸡似的提近厅旁的靠椅。

芳琴花容失色，惊惶地叫：“爷台放手，放手……”

黑大汉将她按在靠椅上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乖乖地替我安稳地坐好，不然便将你塞在椅子下。”

说完，向内堂口抢入，大手一拨，几个正向内抢的老少女人跌成一堆，全无怜香惜玉的念头。

他在女人们尖叫声中，奔入内堂，抢到梯口。

梯上门楼口，出现了踏雪无痕的身影，叫声入耳：“谁在撒野？”

黑大汉在梯下止步，抬头冷冷地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躲得可稳，长安城我几乎找遍了，却未想到你却躲在女人怀里纳风流福，可找到你了。”

踏雪无痕看清了黑大汉，讶然叫：“咦！是你。”

“不错，是我，黑铁塔范如海，我以为你忘了呢。”

接着，踏雪无痕身后，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凶悍大汉的身影。高个儿右耳旁有一道刀疤，矮个儿的鼻尖不在鼻尖上，露出两个黑色大鼻孔。高个儿手上挟了一刀一剑，将剑递给踏雪无痕，沉声道：“教训这蠢材一顿，免得他在咱们长安城抖威风。”

踏雪无痕接剑往下走，向下叫：“范兄，找在下有何贵干？”

黑铁塔吸入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曾经打听过，我那蔡兄弟曾经到过你们设在东门外的密窟然后失了踪。小辈，光棍眼中不揉沙子，你兄弟三人不是什么好玩意，也许见财起意，将蔡兄弟骗到何处去了……”

“呸！什么话？”

“在下说的是老实话。蔡兄弟身上的四颗大珠，可值黄金四百两，独行大盗见珠眼不红的少见哩！在下此来对尊驾好言相求……”

“你血口喷人，求什么？”

“告诉范某蔡兄弟的下落。”黑铁塔一字一吐地叫。

“胡说！荣某这些天来根本……”

“你定然推得一干二净，是么？”黑铁塔抢着叫。

小银像个老鼠，闪在堂口旁暗影中凝神静听结果。

踏雪无痕三个人已接近梯下，高个儿一打眼色，从侧方

飞跃而下，反截住黑铁塔身后，一手握刀鞘一手握刀把，准备拔刀。但黑铁塔似若未见，置之不理。

踏雪无痕下来，黑铁塔堵在梯下不想让路。

“范兄，荣某与蔡兄弟不过是泛泛之交，他的下落与敝兄弟无关，尊驾找我不合情理，荣某确是不知蔡兄弟的消息，委实无可奉告。”

黑铁塔又吸入一口长气，按下心头怒火，道：“老荣，你兄弟三人是长安的地头蛇，断无不知之理，何况蔡兄弟最后失踪之前，有人亲见他进入尊驾的东门外连络站。范某诚心请阁下示知蔡兄弟的下落，在下愿向令昆仲陪不是，尚请见告。”

“范兄，在下确是不知，无可奉告……”

“你小子再说一声不知试试？”黑铁塔大吼。

黑铁塔无理取闹，踏雪无痕忍无可忍，加上第一次和黑铁塔见面时，便在文昌面前诉说他三兄弟的不是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厉叫道：“你这不是强人所难，无理取闹么？姓蔡的是啥玩意？咱们长安三豪只不过冲江湖同道的份上……”

黑铁塔猛地脱掉大氅，怒吼道：“竖起你的驴耳听了，蔡兄弟不算是人物，却是范某的唯一知交血性兄弟，八成儿是你这狗东西谋财害命计算了他，他将你们看成朋友，你们计算他易如反掌。好小子，今天你不将蔡兄弟的……”

高个儿一声不吭，悄悄撤下单刀，像个蹑鼠的猫，无声无息地掩近黑铁塔身后，突然一刀砍向黑铁塔的双脚。

“哎……呀！”暗影中的小银尖叫。

黑铁塔右手向后一刁，两个指头便挟住了刀背向前带，左